

老年的事及其他

——陈燕慈中短篇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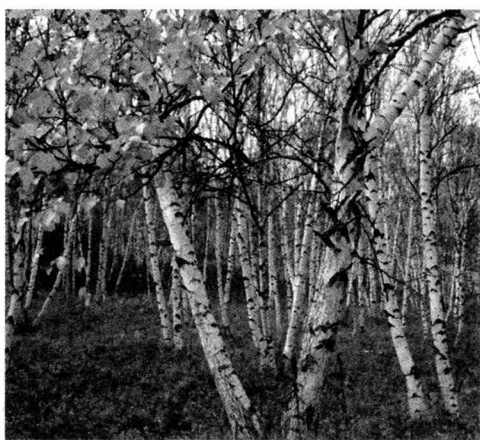


陈燕慈◎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老年的事及其他

陈燕慈中短篇小说选



The Aged and the aging

陈燕慈◎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1041/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年的事及其他：陈燕慈中短篇小说选/陈燕慈著.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4

ISBN 978-7-5402-0539-3

I. 老... II. 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4921 号

老年的事及其他——陈燕慈中短篇小说选

作 者：陈燕慈

责任编辑：陈果

装帧设计：周鹏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 编：100006

电话传真：86-10-58301238 (发行部)

86-10-65240430 (总编室)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河印刷厂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275 千字

印 张：20.75 印张

印 数：001—5,000 册

版 别：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2-0539-3

定 价：36.00 元

燕山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燕山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老年的事及其他	(001)
逃回原地	(047)
古典黄昏	(091)
两界书	(129)
伤心水漂烛	(169)
古城酒馆	(179)
木轮小姐	(186)
澍井寺的一段时光	(226)
等待立秋	(264)
向小孩子的忏悔	(269)
火鸡先生逃难记	(277)
涧水淙淙	(290)
带斑点的灰鸽	(303)
蓝色的钟里有一个大齿轮	(306)
冰柱在手指间融化	(308)
泥巴	(311)
美的比赛	(315)
绿色的苹果	(320)
花蝴蝶的故事	(323)

老年的事及其他



原以为是向西走的，出了小巷就发现错了，是向东。我原来认定是向西，因为我搞错了南北。

我所以转向是与我走路心不在焉有关。我听我的朋友睿讲她的父母都患了老年痴呆症，她说的那些细节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也许应该说诱惑）。一向宠辱不惊的睿满脸泪珠，她说她妈管她叫妈，她说妈你把洋画藏在哪儿了。她的记忆是回到了童年。我一边走一边思索，我控制不住不去思考这件事。先是那老女人，后是那老头，一个又一个时不时目瞪口呆、不认儿女。不过，睿说，他俩却能相伴相扶、不弃不离；尤其，母亲开始发病的那年，父亲还是一个健康的人，他不但能力很强还拥有智慧，他守候着母亲过了13年，直到自己也逐渐成了痴呆者。

“痴呆会传染吗？”我说。

“我想可能是父亲模仿的罢。”

有这种事？睿说从心理学看有道理。跟聪明人在一起会变得敏捷，和傻子在一起会日渐迟钝。到了他没把她挽救过来而是自己同化了过去。

睿说父亲崇拜母亲一生，他太爱母亲了。

我当时看看睿的脸，琢磨她为什么这样说，只见她双唇棱角分明，眼睛迷茫地望着远处。我想，睿是在心里预测着未来，思考应采取的步骤。

睿是一个心理防御能力极强的人。

睿突然说：“小玉！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只相信自己的经验。”

我想是这样。我是一个既不相信什么爱情又惧怕孤独的没有什么出息的弱女子。要是听到说哪个家庭两口子越过越爱，就以为人家是在瞎说。第一次听睿说她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不认人了，我就以为日子快到头了。但睿说当她爸爸晚上把她妈妈抱上床时，她的妈妈会把头偎在丈夫怀里。我说那是你母亲的嗅觉在起作用，跟吃饭一样生理反应。睿说你不了解我父母，他们真的相爱一生。

我却在想这13年的日子里，是否正因为其中的一个成了痴呆患者，这日子才好过？是老头好过还是老女人好过？还是都好过抑或都不好过？总而言之这件事情记在了我的心里，以后的时间我不断想起，有时还打个电话与睿询问情况。我想除了我没尽什么孝心，再没有谁比我更关心此事的了。

二

三年前我与C分手，从百般绝望、仓惶与无奈中逃了出来。我没有房子住，在远离小城中心的郊区租了一个12平米的单间，厨房、卫生间是公用的，月租300元。那个地方叫红房子，是一个研究所的公寓。我想我必须紧衣缩食，业余抓紧写作来补充生活所需。所幸，允许我搭乘的班车由于照顾我的记者身分而分文不收，只是上班的日子我得顶着星星出发，天黑下来才能回到家。

我必须说一下，红房子是建筑在公路旁的一个山坡上，公寓有套房与单间两种，一律矮矮的三层。从远处看，因势建造的七、八座小红楼疏零零地散落开来，楼与楼之间无非是一片片布满石头、瓦砾与稀稀拉拉杂草的空地，没有树木也没有人迹。沿着山路往高处、远处走，那就是另一番景观了，春天的

时候绿色掩盖了一切，秋天到来则由枯黄、凋零以至空空洞洞望眼欲穿了。公路的那边是岩石构成的参差不齐的峭壁，只因为壁缝里荒长着许多繁茂的枝叶，才使得原来这座酷壁模模糊糊起来。研究所选择在郊外这百里挑一的山坡建造公寓是情有独钟的，研究人员和职工们可以面壁思索，不受任何干扰。这里与村落的居民远离，偶尔有村里的狗到这儿散步，也许是为了觅食或者是傻狗迷路抑或——睿说是狗仰慕知识。

我的12平方米单间是在三层的一端角隅处，除对面邻居外可以说没有人从我门前过；而我要去厨房、卫生间则需走过一串屋门。为了避免以后的麻烦，搬进以后我谨慎开口，实在躲不过的点一点头。实际上这里的人爱讲话的也不多，天亮就赶班车，回来便关起门解决自己的家务。那些研究人员更是足不出户，只是一早一晚在山坡上做一做机械的运动。我在三层顶端有一个观望点，那就是我的房门左侧的那个窗口。常常早上楼道没人的时候，我伏在窗台向山坡了望，一厢情愿地认人和清点人，从他们头发的颜色、衣装的样式、表情与动作对他们做分类鉴定。但是这种窥探心理没几天就消失殆尽了，我以为他们是千篇一律的，一切无非是对前一天的重复，毫无生动之处。

12平方米可以说是我的城堡，我以为它很舒适。一张单人旧木床铺得很厚，床头有一个小柜，上面有一支15瓦桌灯。因为买不到喜欢的灯罩，我为它扣上了一个小竹筐。这便是我生命时间的一半所在。很好。躺在那里拿起一本书，世界便踏实了。和C曾住过的是一套三居室，厅要比现在的单间大；地毯上摆放着索尼系列VCD和两对木质音箱，墙上挂着流动着现代线条的电脑壁画。这些已经成为过去。我是自愿从C的王国里被他驱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逃亡出来的。我想C出于他的性格，也许现在也已经离开了那里。12米房里有一个写字台，当然也是旧的、从临近信托店买来的。从C那儿我没有拿走任何东西，C说三居室任何一件东西都不准动，要卖也必须完整出售。睿给我出主意，说让他出一笔钱罢，以物折价公平合理。你说多

少钱？睿说折价的三分之一，有利于你脆弱的心理。我把一部分寄给远在外省的父母一部分存入了银行。我为自己购置了一盏新的水晶玻璃台灯，放在写字台上。它使我的小屋辉煌起来。原本我不喜欢玻璃制品，以为它又脆又薄，但这盏灯的伞罩和底座特制出的斑驳的棱纹，反射出缕缕纯净的光，那光可以辉映到屋顶、四射到墙壁。并且它可明可暗，全凭我的情绪来调控。还有一件东西值得一说，那是一个硕大的玉带石随形砚台，它无比沉重，裸着浅绿色的参差不齐的石层。这是早年我从我的家乡深山里拣来的，我不断用刻刀与钻刀来装饰它，还用强胶粘上一块青绿色的松石。这几乎便是我那时的全部重要的财产了。当然我还有一个碟状的 DISCMAN 接着一对栗色的小音箱以及一台睿送给我的她家换下来的 9 寸黑白小电视。

可以说在我搬进新居以后我完全沉醉在我的城堡里，我甚至以为屋子还是小的好。有一点美中不足的是去厨房和厕所的麻烦。但这一点也被新生活所忽略。

三

搬进红房子后第一个造访者便是睿。她是从她父母家来我这儿，要为她父母在郊区找一个小保姆的。顺便说一句，我的朋友睿在一家电脑公司做事，她的工作很刻板得坐下干活，因此她总说忙呀累呀什么的。我和睿在中学有过 6 年时光的友谊。我和 C 在一起的时候，睿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和我的私人参谋。有时我发现 C 对睿露出类似惊异的复杂目光，便对睿说他很仰慕你呢，睿说她会让永远仰慕的。

她环顾了一下我的小屋，便说：

“你过上了消停日子。”

我说还可以，我经历了一场奋斗。

“你好像比以前也好看了。你的发卡很大气。”

“是吗？我不再剪头发，我喜欢长发；以前 C 不让我留，他

说我留男孩儿式发型好看。”

“他没叫你留胡子？”

“他知道我长不出来。有一次他说你的短发好看呢。”

“好看也没用。”

睿说：“我妈最近越来越傻了。我一刻也不愿在她身边呆着了。”

我说快说说你妈的事，我真的非常惦记。

睿唏嘘了一阵。

她说：“每次去我都希望她能突然认出我，跟我说一句明白话。完了。”停了一刻，睿说：“她竟吃起大拇指来。每天早起父亲把她抱到藤椅上，给她梳头洗脸，给她用小毛巾洗牙。然后她就吮着大拇指冲着父亲嗤嗤地笑。

“我爸拍着我妈的脸说：‘别闹了，别闹了，该吃饭了。’

“母亲清醒的时候曾经痛苦过，她对父亲说：‘只有你能救我，别让我受罪，求求医生让我安乐死吧！’

“现在她完全不懂得痛苦了，整天傻乐，什么时候喂什么时候吃。我最怕看见母亲笑了。父亲的头发都白了，一会儿记起一会儿忘记。”

“为什么不送医院呢？也许能治。哦，还有一种托老所，现在很多托儿所都改成托老所了。”我说。

“爸爸他……送过医院，没什么效果……我想，还是父亲舍不得离开吧，他说吃的药是一样的，还是在家里好。10多年了。”

“真有这种事！整天守着个傻子？拉屎撒尿呢？”

“全是父亲管，两个小时抱她去一次卫生间。我回去照顾母亲时，他也不让我弄，他叫我躲开。好像他很愿意伺弄这些事，他说我妈虽然傻但她仍是一个女人，而且她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温顺。父亲嘟嘟囔囔地说母亲是个婴儿了。”

当然，照顾婴儿是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和婴儿也是没有什么架可打的了。

睿陷入了沉思。然后她就讲起了父母年轻时的事。

四

他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已没有什么新意了。无非是满腔热血参加革命，然后经历了革命的各种洗礼。使我受到震动的是她母亲对一切的终生不渝的热情，睿说她从读小学起就喜欢参加什么社团、活动，有什么参加什么一直到参加革命。她听信各种组织宣讲的宗义，积极投入，她从小就是一个没脑子的人。九岁参加旧社会的童子军时她就结绳爬树各种操练冲在前边，她曾有一张戴着童子军的船形帽照的儿童照，威风凛凛的。后来这张照片使她吃了不少苦头。睿说，上女子中学时她忽然去了教堂，这便是她后来被说成是比利时特务的缘由。而睿的父亲是一个沉着的乐天派，他是一个物理教师，后来是母亲的校长。但在家里则她是他的领导。她敏感、激进，他一辈子思想与行动都赶不上她，都慢一步，因此他是一个经常被挑剔又是一个可依靠的人。我以为作为丈夫在一般准则上这是模范的那种。睿也这么认为。她说晚年父亲更加豁达从不埋怨。他读古书、读科幻一切随情就势对什么都理解，而母亲却很难理解各种事了。我说是否理解不仅在于智力、阅历而且在于性格，你母亲是不是不肯妥协？

“她首先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衰老，她忧心忡忡、恐惧万分。父亲说过一天看一天，顺其自然，及时行乐；母亲说你没有看见老人都在挣扎吗？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父亲说你去参加老人长征合唱团去，或者去教堂唱诗班；母亲说我已经唱了一辈子，我没有心清了。父亲说你秋天不要想冬天的事，冬天自有冬天的景观。人不要怕死，说不定你的耐心还抵不过你的命呢！父亲叹息说你提前老了啊！母亲沉吟了一刻低声说了4个字：昨日黄花。那时她还不到60岁，她见到我便说：睿儿，没有母亲你怎样度过晚年？你该找一个伴侣。”

我对睿说你看你过得好好的你妈得了老年痴呆症。

“父亲说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其实是一种幸福，不然她这种敏感的人没老死先得愁死。父亲认为现在伺候母亲也很幸福。若是自己也得了老年痴呆症，便获得了同一幸福。”

你父亲真是这么理解么？

五

不上班的日子我起床比较晚，因为头天晚上睡得迟，一般要关在屋子里自己玩到夜里两三点。我的业余生活比较地散漫，一是做事由性儿，耗费时间；另一则是兴趣广泛，一事无成。当然我也做一些有用的事，例如我有背英语单词、短句和我欣赏的英语格言的癖好。举一例，如那句“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怨我不写出英语，那样从形式上有点尴尬），这是南朝宋文学家、诗人鲍照【拟行路难】中的一句。首先我喜欢它很客观，谁能反驳它？世界上就是有人只许你走一条道儿；其次它很无奈又很艰辛、悲凉。再有你想想，这么一句就含有十几个单词，不是一举多得吗！我读英语主要是出于兴趣，买一盒菊花茶上面有英文介绍，什么明代李时珍啦，杭菊野菊啦，平肝明目清心怡神啦……放下一切事先查字典！非常上瘾。记住一个单词跟攒了一块钱似的。有人夸我爱学习，其实这和打麻将一样好玩。细想起来，读英语实在很功利，英语不行令人自卑，干我们这行的英语不行就是半个文盲。再有我喜欢听音乐，在这方面我比较大众，严肃的、通俗的都可以听。我喜欢听钢琴简单的旋律也喜欢听交响乐。那天正好电台播放费城交响乐团演出的贝多芬第三交响乐《英雄》，我把它全部录了下来，这便是我的财富了。我感觉不是在听哀乐葬礼而是在听一种我喜欢的重复。那一次我国一位伟大的领导去世了，我很悼念他的功德，我听电视台在播送中国哀乐之余播放了【英雄交响曲】，我以为这是世界上有人在悼念他。我喜欢篆刻，就是用

刀子在石头上划道子刻出我喜欢的字或图案，我为 C 和睿等一些朋友刻过印章。为此 C 嘲笑过我可笑不自量。再有更多的是我喜欢呆着，是的是呆着，不是发呆。发呆是一种执着、矛盾的思索，而呆着是一种放松与悠闲，是一种养生，因此是一种比较高的境界。我能够取得这种境界并不容易，那是时间、阅历磨炼出来的，我要感谢一些亲人、友人的帮助，尤其是 C 对我的训练。写到这儿，我想起我有时还爱听爵士音乐呢，不是吵闹狂噪的那种切分摇滚，而是静静的散散的听见跟没听见似的那种现代爵士，它绝对不影响你在干什么，它只是一种陪衬，使你的每一根神经放松。我喜欢那闲散的零敲碎打的钢琴旋律，那轻轻的隐约可听见的沙锤节奏，那忽高忽低飘忽不定的萨克斯管独特音质。C 有一次说这锦儿唧当的音乐，让人听得都挺不起来了。我说当然，你喜欢听切分音喜欢短头发。

既然我有这么多的爱好就注定了我做事情的肤浅与平庸，我忙不过来，不能专心成功一件事。C 说我也不能专心爱一个人，他说我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

六

今天醒来便觉得不顺，脑袋浑浑沉沉，这使我不高兴。想起夜里的恶梦，C 那古怪的冷漠那怀疑的眼神，他说：你以为你是谁！我是谁？在一个荒僻的河边他几乎拧断了我的胳膊最后竟拂袖而去……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追上去说你站住我想跟你谈谈……他说不用谈拿出实际行动来！

那天我站在河边抱着我的疼痛的双臂，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多少次的战争都没有解释，他是一个只说结论的人，从不谈过程。我想起一个有名的人说“给我一个解释，我就可以再相信一次人世，我就可以接纳历史……”他说的正是我这种平常的尤其是女人的心态，我不是一个 Soldier，我不能只听命令。

这天我在家的活计就是撕像片与整理仇恨。我怎么照过那么傻的像片，把一只胳膊环在脑后，托着我那清纯的大脑。天知道我那张着的吃惊的眼睛在看什么。撕照片是因为那么多重复的像片占据着我的少有的抽屉的面积，我要给它清理干净。这样我的心里可能会清爽一些。

一边撕一边想，今后我决定不再做一个襟怀坦白的人，我要深藏不露。我也不再会去寻找什么相依为命的人。那是不存在的。

睿曾不只一次地批判过女人的依赖心理，她说相信别人和追求独立是两码事。

撕完照片我的抽屉空下一半，我的心也因驱走了浊气而清莹平和起来。我并且感到产生了一种新的希望和力量。

七

除了上班以外我很少有什么社会交往。下楼的时候我就给睿打个电话，她父母的事使我挂记，这成为我脑子里一件重要的事。想起来我与这二位老人并不太熟悉，说不清它扯动我的心是为了什么。我从小便离开了父母到城里读书，时光模糊了父母在我心中的记忆，我对他们的怀念就像怀念遥远的亘古的大山。但这种痴呆老人的故事，我想就是在大街上听到我也会驻足谛听的。

恐怕这还是因为我是一个心理脆弱的人。

人类的生存方式各式各样，但人类生存又何等艰难啊！毕竟生命只有一次，痴呆者是否不如死去？

想起这些令人难过。好在睿在电话中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叙说，拉屎啊撒尿啊，二老一起傻乐啊。她的汇报是如此详细，可我还是问个没完。

老魏，睿的母亲曾这样叫父亲。

自从小保姆来了以后，老魏倒是空闲多了，家里有了秩序。

小保姆叫小红，小红很听话不嫌脏，每天爷爷奶奶地叫着。睿说母亲有时也对小红叫妈。你说这还活什么劲？原来想活着是为了等科学来救她，可这种等待太受罪太渺茫了。

老魏闲下来喜欢看旧报纸，说旧报纸的新闻比新报纸的新闻好看。他从厨房的壁板上歪头看见一张旧报纸，上面有一条治老年痴呆症的偏方，竟是让吃土鳖蜈蚣什么的。他还看见一条60年前老朋友的结婚启事，可是这位老朋友早已不在人世。老魏还有读说明书的癖好尤其是药物说明，每次他给老伴吃药前都要再读一遍说明，他说看了说明就有了信心，眼看着老伴的症状朝说明书里写的发生好转。有一次睿给母亲收拾药柜把药集中到瓶里，扔掉了盒子与说明，老魏到垃圾桶去翻终于找回一叠说明书收藏起来。他说，这个不能扔要反复读。最近又添了一个新嗜好，就是站在窗口看天空，他说有一天夜里他看见了一片红光便起身看窗外，原来西北面天上有一个椭圆的光盘在转动，老魏说他看见了UFO，说宇宙人要来救老伴了。

睿在电话中常常喔喔的叹息，一刻说父母可怜使她心痛下班就往家跑，一刻又说回父母家感到一切都没前途烦极了。她的男朋友帆从柏林来信了，说那里生活比较容易，问她想不想过去。帆是睿的柏拉图式的男友，俩人写过不下百封情书，但没拉过手。睿说他的手指留有半寸长的指甲，只有在信中他才是个男人，他的信里充满了诗意和哲学。

睿说去柏林找帆还不如在家里伺候父母。她认为帆那种痴呆方式比起父母更难接受。再说情况是不容选择的，她不能抛弃年迈的父母而自己远走高飞。

八

一件小事干扰了我在红房子的生活。那天早上我打开门，发现我的屋前有一排小石子，各种形状的，小小的，我笑了笑。是哪家小孩子码的？或者是谁光临我家门前给我留下一个记号，

数了数一共 13 个，什么意思？呀，我多想了，恐怕全无问题，只是一件纯属别人的偶然的的游戏。我没有理会关上了门。上班时我随意一踢，一排石子散开了，就像是我一点儿没注意到。不过我心里还是记住了这件事，潜意识中我仍在想是谁？实际我是想到了 C，但随即就排除了，C 是一个拂袖的人不搞这种小把戏。电话中我还是对睿说了这个细节。睿说 13 这个数不吉利，这是一个阴谋至少不怀好意。你脑子也有毛病了吧。我没有痴呆症，睿说，我对数字有研究。我已经把它踢散了，没关系。以后再遇上 13 就给它改成 12，12 这个数对人类有意义，12 个月 12 个小时 12 个属相，耶稣有 12 个信徒耶路撒冷有 12 扇大门……真的？你这嘴！哎，你们楼里是不是有人对你发生了兴趣？没有，我还没跟人说过话呢，对屋是一个老太太挺和善的。你小心点吧，住在郊区山上，现在可有一种摇头药，能迷幻人，你就跟他走了。你别吓唬我，我要胆小起来可麻烦了。

挂上电话我就把这件事忘了。晚上睡觉前我才想起，我想明天早上是否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插上了门，上床以前又顶上一把椅子，椅子边上放一只不锈钢的水杯。我还怕睡不着呢，一觉睡到日本小闹钟吱吱叫。我拉开一点门什么也没有，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原本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这天我在家里弄稿子。我到公用厨房烧了一锅牛肉，放进一些啤酒和辣椒，够我吃一个星期的。在厨房里我看见一个留胡子的小伙子，他的炒锅敲得当当响。我们的目光遇上了一次，草草而过，谁也没对谁留下什么印象。当我端着锅回房里一刹那，对门的穿黑衣的老太太打开门，冲我微笑地点点头；我确信我的表情对她表达了足够的友好与敬意。但我潜在的“侦察心理”恐怕还是流露在哪怕是百分之一秒的眼神瞬间了，否则他（她）们怎么都那样泰然自若呢？随即我便提醒自己不要犯什么精神症。

我关上门吃我的牛肉，并沉陷到我的稿子当中去。

晚上我精疲力尽却没忘记用椅子顶上屋门。

我躺在木床上想尽快入睡以便明天早起乘班车去交稿件。但我隐隐约约地听见楼道传来一缕缕断断续续忧郁、沙哑、动听的美国乡村音乐，仔细听我便想起这是一首我曾经喜爱过的熟歌。如果我没记错，那唱歌的是一位美国老头他的名字叫肯尼·罗杰斯。而这首歌它太使我悲伤了，我记得那次 C 他不想听不让听他强迫我关掉、息灯，他甚至拽断了灯绳。在黑暗中我哭了。以后我到处找这首歌，我找到了英文版的磁带，我为它的题目翻译作【物之灵】，后来我看到一个中文版翻译做【问题所在】。歌词主要是说我想自己就是问题的所在。我反复听过多少次，我听的时候罗杰斯老头是那么沉静地叙说，它使我想到了生命的无奈、执着与挣扎，我深深地沉溺其中甚至想若在这首歌声中死掉也不遗憾了。

我正在听正在想，忽然歌声被一种尖厉的啜泣声淹没了。其中还掺混着似乎是噜噜噜含糊不清的男人的声音。我睡意全无，好奇地坐起身，下地，走到门前，从门缝分辨声音的源头，猛地“噢——”一声尖叫把我吓得跑回床上钻进被窝。

忍了一会儿，我又爬起来把那只不锈钢的水杯放到椅子边上，然后上床蒙上被子闭上眼睛。

九

在红房子的小屋里享受了一段自由、安定以后，寂寞的感觉重新闪现出来。走在街上我常常想请一个人在小馆里吃顿饭，谈点什么。或者请哪位朋友到我的小屋里去坐坐。可是我想不准请哪个人，这个这样那个那样，总是不适合。有时候好不容易想好了一个人，刚要打电话又改了主意，想还是回家一个人随便。像睿这样的朋友不可多得，能够互相听懂对方互相出个主意。

正在犹豫彷徨要给睿打电话的时候，忽然我的上司派我一差——随一个文物考古小组去边远的 K 县采访，一去五天。暂

时离开红房子我觉得不错，何况我对这个工作比较有兴趣。虽然我学的是中文但更沉迷于历史，我的时间概念常常出现混乱，几十亿年、几亿年、几十万年、几万年总是想不清，比如我看一本书写关于地球与生命的形成，先提到 200 亿年以前的宇宙大爆炸，又说后来大约 50 亿年前地球诞生，又过了十几亿年生命出现了；又说当地球进化到距今 4 亿年以前已充满生机，在将近 2 亿年前哺乳动物出现了，大约 5、6 千万年以前灵长动物也出现了……元谋人、半坡人、山顶洞人……恐龙、三叶虫……商周文化、秦始皇兵马俑……我认真地想过背过，可是我的脑子对时间太没有立体感了，越是弄不清越是要去想。这次是跟考古专家一起去工作，无疑就是跟活字典在一块儿，这件事真是意欲多年求不得的。

具体说是去 K 县考察那里挖掘出的一个皇族古墓遗址的进展与鉴定。按我的心境恨不得到那儿就跳进坑里去看去摸，实际不是那么回事，现场极其严格，一道道封锁线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前两天一律务虚听报告提建议，只在圈起绳索的第二道防线处观看了一次。墓穴非常深，探着头我几乎掉下去。我看到墓穴内圈有 1 号 2 号 3 号共三个墓坑，各种遗骸、葬品以及尚未看清的遗物都稍露端倪，使人感到的是它的真实性与腐朽气味。这当然就是它的珍贵所在。

墓穴地处一片黄沙旷地，四周荒凉又寂寞，只有寥寥断壁残垣和一些枯枝瓦砾。那是一个斜阳落坡的黄昏时刻，我望着这些曾在电影中见过的似是而非的若干百年以前的古迹，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丧失，我想这只能是时间的丧失。我想起“昔日皇陵形胜地，垒垒荒冢伴斜阳”的古句。务虚时介绍开掘前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坟冢墓碑更没有什么围墙殿堂，只是打井时发现了古墓的蛛丝马迹才开掘的。此刻，县里的领导和各位考古专家都聚集在现场，这是唯一一次我可以下坑去看去摸的机会。那些被考古人员从土层中剥离出的一件件锈鼎、石斧、玉环、陶罐都摆放一边，在夕阳的余辉中使人有点晕眩。首先我